

◆ 边走边看

游故宫

何肖力

从东华门沿护城河往西南方向行数百米,抵达午门,随人流汇入等候已久的队伍,终于踏入紫禁城。

天气明明不那么冷,金水桥下却还结着厚厚的冰,仿佛整条河都已凝结成实心。这小小沟渠,小小石桥,看起来这样短短的一截河流,牢牢地凝固在这里,仿佛一段凝固的历史。忆起一张百年前的故宫老照片:野草稀稀拉拉从破碎的砖缝里、屋瓦间钻出,在风里飘摇,恰似一个王朝末路的荒凉凄清。而此刻,阳光明亮,一座座宫殿矗立在明净的蓝天下。黄色的琉璃瓦,红色的墙柱,青绿交织的斗拱彩绘,构织出明亮、庄严又沉静的画面。

宫殿多闭锁着门扉,只能贴着窗棂向里面窥探。龙椅,龙柱,屏风,床榻……各种奢华的陈设静置其中,只是仿佛从未有过生命的气息。时间仿佛凝滞在里面,空气似乎都是凝固的,整个空间如同一枚巨大的琥珀,静止,阴郁,暗淡,封印着几近透明却又模糊不清的陈迹。

巨大的丹陛石雕,奇异的九龙壁,威武的青铜狮,沉稳的太平缸,繁复的屋脊兽,以及各式精美的匾额、窗棂、藻井……处处可观可赏。可人却无法静下心来观赏,只是随着人流不停地行走,从此处到彼处,行行重行行。

上千只螭首探出须弥石座,可以遥想落雨时节“千龙吐水”的壮观场面。畅音阁静静伫立,百多年前,台上应是裙裾翻飞,鼓乐喧天。还是冬天,没有花儿,连御花园里的树

都失去了绿意,一派沉寂。

游走在宫殿与宫殿之间,混迹在一群又一群的游客中,脑海中却浮现出另一幅画面:岁月深处,一个身着黄袍的身影,正一步一步踏过我脚下的方砖。他的目光掠过眼前景物,抬起头望着远方恍惚出神。我忍不住猜测:那一刻,他眼中看到的是什麼,心里又在想些什么呢?

或英明神武,或荒唐无忌,或宽厚仁慈,或昏庸残暴,或励精图治,或畏怯懦弱,还有那么多的身不由己与生不逢时……一代又一代帝王在这里以各种姿态君临天下,品尝着普通人无法体验的悲喜人生。一个个曾经走过这里的孤独身影,在脑海里浮现又隐去。

“我是人间惆怅客,知君何事泪纵横。”那样一个至诚至纯的灵魂,路过人间已是惆怅,更何况被禁锢于这样一座华贵森严的牢笼?而那个初入宫闱的十几岁少女,又是什么力量,让她一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,陷入欲望的深渊,扭曲了人性,湮灭了纯真?

一条条长长的甬道,一道道高高的红墙,一扇扇紧闭的朱门。偶尔透过门缝,看见幽静的小小院落与屋檐门廊。里面的世界神秘深沉,锁着岁月深深,锁着寂寥无边。长乐,永寿,景仁……一个个寓意美好的宫名,如今只剩下时光的印记。小小的珍妃井,藏在一隅,默默无声。

七十余万平方米,九十多座院落,八千余间房屋,五六百年的光



追逐 李昊天 摄

阴,这里发生过多少众所周知和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行走其间,我没有办法明晰地抓住自己这一刻以及很久以后的那种感受,仿佛陷入永久的沉寂,又仿佛有暗流汹涌,隐隐激荡着敬畏与战栗,如同站在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上,一面荣光照耀,一面阴寒刺骨。

时光流转,有多少历史被记住,有多少历史被遗忘,还有多少历史被涂抹篡改,虚虚实实,真假难辨。

高高的角楼在宫墙边静静矗立,如一只曾经矫健的鹰隼,在岁月里渐渐阖上眼睛,凝固成雕塑。古老的枝丫在高高的红墙上印下疏离细碎的影,静谧如画。斜阳渐渐变成柔暖的黄色,乌鸦“啊啊”叫着飞过琉璃屋顶。

回望空旷的太和殿广场,回望渐渐沉寂的宫城,一缕心魂仿佛被永远留在了这里。

时光在一点点侵蚀着人类的记忆。很多的故事被刻意铭记,却依然无可避免地被遗忘在孤独里。

历史的美,就如同生命的美,神秘又莫测。生命常感孤独,又恐惧孤独。我们也从未真正完全孤独过。我们并非孤独地存在于此刻的空间里,也非孤独地存在于奔流的时间里。每一个人,都承接祖先的悠远血脉。无论是孔子、李白、康熙、乾隆,我们总有一位祖先与他们生活于同一个时空里,呼吸在同一片天空下。

我想,我爱的不是故宫,我爱的是悠悠历史,是形成历史的绵长岁月,是岁月里经过的万千人生,是这些人生编织的无数故事。我爱的,是故事里曾经的活色生香,与最终的杳无声息。

其实,我只是想看看我所经过的这个世界,现在的样子,和它曾经的模样。

◆ 植物小传

丝瓜的幸福

颜巧霞

在城里工作后,母亲常常给我送来她自己种的丝瓜,她怕城里市场上的丝瓜打了农药。父亲去世后,她一人独自居住在老房子里,身体又不好,我们屡次劝她不要再种蔬菜瓜果,她不听,丝瓜是她每年必种的菜蔬之一。

暑假,我领了孩子去看她。母亲早在门外等着了,看见我们,她笑开来,笑得灿烂,像厨屋顶上那一朵朵丝瓜花明媚盛开。去看丝瓜,只消一眼,就知道母亲像照顾孩子一样照料着丝瓜,她给丝瓜搭了架,牵了往高处攀爬的绳。丝瓜架上满是大而肥厚的手掌形状的绿叶,丝瓜藤彼此缠绕着骁勇地顺着绳往更高处攀爬,直到占领绳的顶端,爬到厨屋顶上去了。青翠密不透风的藤上有鹅黄的丝瓜花灿烂开着,像一只只秀气的小喇叭。花叶之间已有细条条的丝瓜悄然长成,初生的丝瓜有令人惊叹的新鲜、干净和清香。顺着我的目光,母亲也仰起头来看,她溢出笑:“明天,给你们摘条丝瓜烧来吃!”

从小到大,瓜类菜蔬中,丝瓜最

深得我心,黄瓜吃了两段后,暖气会泛出一股黄瓜的酸味。冬瓜又太清淡了些,不配鸡肉、骨头来烧,简直不知道冬瓜有什么味道;南瓜倒是香甜可口,但吃多会胀气;唯有丝瓜有种独特的清香,不论炒菜、烧汤都让人欲罢不能,相比菜园子里的其他瓜,丝瓜最绝妙的地方是瓜皮可以削来做菜吃。

翌日,母亲摘了两条粉嫩的丝瓜,用刨子刨下丝瓜皮,碧翠色的瓜皮不丢掉,浸泡到浆白色的淘米水里去,外青绿内莹白的丝瓜瓤肉用刀剖成段,留着烧汤喝。丝瓜一种,母亲却可以做出两道菜来,丝瓜皮从淘米水里捞出,用清水冲洗干净,切段备用,取出家里的草鸡蛋三五只,搅打成蛋液,下油锅里煎成金黄嫩嫩的蛋皮,倒入丝瓜皮大火热油爆炒,顷刻工夫,一盘碧翠金黄的丝瓜皮炒鸡蛋就出锅了。吃一口,蛋皮嫩香,丝瓜皮清香,两股香气在口腔里交汇,只让人赞叹。大铁锅里倒豆油煮开,倒入丝瓜瓤肉,等到汤沸,放一把细茶

撒,茶撒一入汤里,即刻舀汤装盘,一盘撒子丝瓜汤端上桌来,撒子香脆可口,丝瓜汤鲜香清美,实在是一绝。

童年时,我顶爱母亲用丝瓜制作的这两样美食。成年后,我自己尝试过用丝瓜皮爆炒木耳,还有丝瓜肉圆汤,丝瓜小鸡汤也都极其鲜美,但我每每去见母亲,还是愿意母亲把我童年时的伙食还原来,每每这时,我总感觉自己还是小孩子。

立秋往后,丝瓜藤渐渐地干枯起来,丝瓜就一日老似一日,它们身上的颜色慢慢由青转黄,皮都有些脱落了,此时的丝瓜吃是吃不得了。母亲让丝瓜们待在藤架上,在阳光雨露中与藤蔓同枯共老。直到丝瓜们变成了细网状的枯黄色老丝瓜瓢子,采摘下来,挂墙上风干后自有妙用,它们是最好的洁具,用老丝瓜瓢子来洗锅抹盆,是极其顺手好用的,超市里可见老透的丝瓜瓢子在售卖。

丝瓜的一生,常常让我想到农村里那些最朴素的父母亲,把一生都献给了儿女,不到最后一刻,绝不罢手。

就好像我的邻家主妇接来的老母亲,她七十又三又患了癌,可是她却趁着邻家主妇上班的时候,翻出家里尘封多年的泥耙,把屋后一米见方的地犁了一遍,要种丝瓜。我从她旁边走过,她告诉我,要栽下些

丝瓜秧,在儿女们吃腻鸡鱼肉蛋的时候,煮些丝瓜汤给他们喝,那汤滋味甭提多香了!邻家主妇知道了,对她吼:“谁让你干了,你好好歇着,不行吗?”知道邻家主妇的焦急,老太太老且病了,因为瘦,全身皮肤褶皱连连,多么像挂在墙上风干了的老丝瓜,而她竟然还要种丝瓜?可是老人,也许所有的老人都是这样的,不愿老,不想老,邻家主妇的老母亲,我的母亲,她们愿意自己是当初新藤上最鲜绿的丝瓜。青青翠绿的好年华,丈夫、孩子还有老人,谁都需要她!他们都围着她,问她要衣穿,要饭吃……但病痛和时光还是让她们成了老丝瓜,满身的皱皮囊和七病八痛,她们或许只能做孩子们洗锅抹碗的洁具了吧,她们也是甘心情愿,快乐的。

而丝瓜,大概也是因为觉得幸福,才从瓜皮、嫩瓜瓢、老瓜瓢都奉献给了种它的人们。

